Note 44.

Note 44-i

这篇笔记是第八章的第50节《（I）愚蠢与更新》的补充说明。

[Cette note est appelée par la section 50 du chapitre VIII L’aventure solitaire de la partie (I) Fatuité et Renouvellement p. 227]

这一段话在我给一位朋友读最后一节“过去的沉重负担”（第I部分）时“点击”了。他写道：“对于许多你的老学生来说，‘老板’的入侵和破坏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你的印象。”（我想，他指的是表达在这一节和注释46、47、50中的“印象”）。他在信中还写道：“首先，我认为你在1970年之前离开数学是正确的，因为在你和你的学生（当然，除了Deligne）之间存在一种误解。他们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我在1970年之前担任“老板”角色的这种看法，超出了惯常的赞扬！在同一封信的更上面，他写道：“我明白了，你的老学生（读作：“1970年之前”）可能并不非常了解什么是数学创作，而你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的确，在他们的时代，问题都已经被提出了...”

我的通信对象无疑是想表达，我是那个提出“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需要开发的人，而不是让我的学生找到它们; 因此，我可能在他们身上掩盖了制造数学创新的核心知识。这与在注释（23iv）中提到的两位1970年后的前学生交谈时产生的印象相一致。确实，我在那些来找我的学生中首先寻找的是协作者，以发展我已经形成的直觉和想法，总之，推动已经存在的车辆的轮子，他们不必从虚无中拉出来（就像我的通信对象可能不得不做的那样）。然而，让柔软而密实的有形物从无形物的迷雾中显现出来 - 这一直是对我而言数学工作最迷人的方面，尤其是我感到一种“创造”的“诞生”的东西，比简单的“结果”更加精致和重要的东西。

如果我有时看到我曾经的学生中有人轻蔑地看待这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因此表现出J.H.C.怀特海德所说的“势利”，即鄙视自己“能够证明的”东西，我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与此有关。我的教学失败，在1970年之后的时期显而易见，在第一时期的教学中，以常规意义上的完全成功的形式出现，现在以一种不同而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教学中。这是我在过去几年中偶尔见到的一件事情，在给我几个前学生的信中提到过，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真正回应过我。

然而，我认为说我向我的学生提供的工作和他们与我一起完成的工作是纯粹的技术工作，纯粹的例行公事，并且不适合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是不准确的。我向他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起点，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选择，并且可以从中启动，就像我之前所做的那样。我不认为我曾经向学生提出过一个话题，我自己不会愉快地去处理它。也没有一条道路在旅途中如此艰难，以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独自经历过我作为一个数学家在我的生活中经历过的其他艰难路程，而不是气馁或反抗，当事情很清楚时，工作必须完成，没有其他道路了。

我认为，今天我所见到的失败比我提出的主题类型及其是否模糊或明确更为微妙。我在这种失败中的责任似乎更多地是由于我在与数学的关系中表现出的自负态度。这些态度是我在这篇反思中有机会审视的。这些态度可能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了我的工作中，或者至少渗透到了围绕着我的氛围或气氛中。自负，即使以最“谨慎”的方式表达，也总是朝着封闭和对事物精致本质和美感的麻木前进的，无论这些事物是“数学的事物”，还是我们有权接纳、鼓励或高高在上地看待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对它们的气息和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毁灭性影响都是麻木不仁的。

Note 44-ii.

[L’apparition de cette note ne respecte pas l’ordre chronologique d’écriture]

（5月10日）利用我的朋友允许我自由引用他信中有用的部分的权限，我在这里给出一个更完整的引用4(\*)，将被截断的引语放回其真实的背景中：

“确实，75-80年间我非常孤立，除了一些向Verdier提出的少数问题外。但我不怪你的老学生在那个时期，因为没有人真正理解[阅读：离散系数和连续系数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一切都在1980年10月发生变化，当时我们发现了这个联系在半单群上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也就是Kazhdan-Lusztig重复公式的证明，其中我们关键地使用了所涉及的范畴的等价性。这个等价性被称为“黎曼-希尔伯特对应”，毫无疑问，毫无评论。那时我明白了你的老学生并不十分了解什么是数学创作，也许你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仍然感到不公和无能为力。确实，在他们的那个时代，所有问题都被提出了。这个定理的应用数量在可爱拓扑和超越框架下都非常惊人，但始终是以“黎曼-希尔伯特对应”的名义！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名字对于许多人，特别是你的老学生，是不值得这个结果的。但正如你在我的工作介绍中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你的“对偶”形式自然地导致了这个结果。但是，像你一样，我不为“可构离散系数”和晶体系数（或双曲线模块）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未来担心。很明显，它适用于许多领域，无论是在空间的上同调还是在分析中。”

这封信中的这一段话（除了本条附注之外）启发了我写下后来的一篇笔记《无名者和上帝定理》。根据这封信的措辞，我并没有怀疑（正如我在适当的地方解释的那样），我朋友内心的“不公和无力感”不仅是对于一种盲目轻视他的贡献的态度的反应（这种态度在我某些学生中变得十分熟悉），而且是对于一种真正的欺诈行为的反应，即纯粹地剽窃一个关键定理的发明权。这种情况直到八天前才被我揭示，详情请参见“不公——或者归来的意义”以及随后的笔记（编号为75到80），这些笔记被汇编在“研讨会——或Mebkhout束和perversité”的标题下。

Note 45.

由于我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与我的老朋友见面或进行其他联系的机会变得很少。这并没有阻止“疏远”的迹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程度不同。然而，在像迪多内、卡坦或施瓦茨这样的其他人身上，实际上在我刚开始时热情欢迎我的所有“前辈”身上，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这样的事情。除了这些人，我有一种印象，即在我的数学界老朋友或学生中，很少有人与我保持着“完整”的关系（无论它是否有表达的机会）在我从曾经共同存在的环境、世界中退出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矛盾”。

Note 46.

[Cette note est appelée par la section 50 du chapitre VIII L’aventure solitaire de la partie (I) Fatuité et Renouvellement p. ]

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谈谈我从数学中获得的一些概念和思想，其中我认为（远远地）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以下五个紧密相关的关键概念。我将按照逐渐增加的具体性、丰富性和深度的顺序快速回顾一下它们。